

你是 我 三十九度的 风

姓氏乔

著

片刻网人气作家姓氏乔
首部睡前故事集

《哲思》杂志强势连载，
200000+书粉万千期待

大抵是对爱的时候

就是这宇宙中能遇见无赖的怪物

15

个与爱有关的治愈系故事，
就像生活中的每一个我和你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这是 我

二十九度的

风

这是 我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你是我三十九度的风 / 姓氏乔著. — 郑州 : 河南人民出版社, 2017. 11(2018. 2 重印)
ISBN 978 - 7 - 215 - 11190 - 5

I. ①你… II. ①姓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31980 号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地址: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: 450002 电话: 65788067)

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8

字数 200 千字

2017 年 11 月第 1 版

2018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

定价: 39.80 元

一见钟情的人， 别老说“请”

我和小乔一见钟情。

那时候的她，齐整的刘海儿下，忽闪着一双明媚的眼睛，明媚的眼睛下，舒展着两条明媚的卧蚕。这姑娘白净紧致，让人一看就有上前要微信的冲动。那次是我俩受邀来郑州参加一场作家峰会，主办方的招待午宴上，隔着几大瓶雪碧、可乐和几小瓶旺仔，乔同学安然地坐在四月的日光里，好看得像一瓶闪闪发亮的果粒橙。

彼时，我俩正在给满桌的作者们讲鬼故事——对，你没看错，确实是在大白天说鬼话。姑娘小伙们屏气凝神听得认真，空气凝重得仿佛要向父母坦白出柜一样。我一个故事讲完，全场哗然，一姑娘惊魂未定，仍好奇追问：

“不会是真的吧？”

“真的，这事我也经历过，那会儿我才……”

乔同学不动声色地接过我的妖梗，把满桌子的耳朵拉到自己身旁。她讲故事的口气云淡风轻，丝丝入扣的情节很快就摄了人的魂儿。时

空像块肉皮冻似的刚要凝固，呼啦一下子有个女生跳脚大叫：

“好害怕啊，可是还想听下去！”

“别吵，别吵！”

一桌人继续伸长耳朵憋足气，乔同学不动声色，眼神灵动。我在心里说，这姑娘讲鬼故事透着一股子仙气，她写的书可得找来读一读。夸赞的话跑到了嘴边，我又咽了回去，同样云淡风轻地说道：

“乔同学——能加个微信不？”

这之后，我没少在网上偷瞄人家姑娘写的故事，乔同学并不是写鬼故事的，相反，她的文字始终像她明媚的卧蚕一样，闪闪发亮。

我常说，真实的生活往往悲喜交加，犹如真诚的文字常常让人笑中带泪。乔同学的故事，有怦然心动的爱情，有时光洗练的亲情，有不舍初心的坚守，也有踽踽独行的人生，然而这一切，在她俏皮、凝练、欢快、跳脱的笔触下，在岁月情深的底子里，不断发光发酵，暗地妖娆。

她尊崇圣学，在故事里多次向精通“五花肉蛋饺”和“重庆麻将”的发小求教，就为了践履先圣孔子那一句：敏而好学，不耻下问。她揣摩天意，比如写“刚在马路边捡到一个帅哥，却看到帅哥的手机屏保是他搂着另一个帅哥的合照——老天果然对我不公”。

她寄语星空：“夜色沉沉，海风呼啦啦地吹过我头顶的梦，我想说晚安。晚是世界的晚，安是给你的安。”这些故事或许稚嫩，可稚嫩调和了“诚挚”与“青葱”，这难得的一点儿稚嫩，不花腔、不做作、

不油滑，恰恰映射出久违的一阙和暖，像在悲喜交加的生活列车上开了一扇窗，透过和暖的窗子，世界明晃晃。

好吧，让我继续我们一见钟情的故事。

郑州一别，便只有在朋友圈里偶遇了。这一天，乔同学在微信上敲我：“请问，午歌在吗？”

“：)”

“我有一个不情之请？”

“：)”

“我想请你给我的新书写一篇文字。”

“神马？！”

我的手机屏幕上瞬间飞驰而过一千个感叹号！

为什么要这般生分？

为什么话说得这么客气？

为什么每句话都要放一个“请”字？

推荐一位心仪的作者给读者，难道不是我的骄傲与荣耀吗？更何况，乔同学的故事的确值得咂摸与借鉴。热爱文字的读者，说不定也会和她的故事一见钟情呢？一见钟情的人，请不要说“请”！

一想到未来的新书里，我严肃而深沉的序言将出现在小乔和她所有故事的身前，像老鹰捉小鸡里的母鸡似的，护着这个初登笔坛的妹子，邂逅万千读者，我的心头顿时如小鹿乱撞。

于是我深深吸了口气，一字一句地在键盘上敲下：

“我很忙，让我考虑考虑……”

放下手机，罩上耳麦，一个有磁性的声音豁然占领耳朵：

“关于郑州我想的全是你……”

窗外并没有下雨，只是，夕阳打湿了五月的黄昏。

午 歌

2017年5月

俄罗斯方块

第一次被乔吸引，是今年四月的一天中午我们在同张圆桌上吃饭的时候，她坐在我的斜对面，机灵地转动着自己黑黑的眼珠说着一些关于“通灵”的事情，我就那样惊讶地看着她，仿佛打开了奇妙的大门，突然就想要走进去探索一下试试看。

直到她交叉着两只手冷静地说：“灵魂留在这个世上，是因为卡带了。”

听到这话我触电般回过神儿来，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魂吗？

虽然我不确定乔是不是真的拥有某些超自然的能力，但我想从她的文字里，你也许能够找到答案。

在她那里，一向讲科学道理的唯物主义者，也会因为碰上爱情而变得唯心又迷信。哪怕是明明有百分之两百的把握也会担心失误的女孩，却宁可相信那 0.01 的概率，甘愿去做对方的一颗比邻星。

就和她说“反正我最喜欢的作者就是我自己”时一样，乔总是在用一种酷酷的口吻讲这些故事，像个夏天一口咬掉啤酒瓶盖咕咚咕咚将啤酒灌下肚的大男孩。如果不是见到她本人，可能很难想象，原来这些干净痛快的文字其实是出自一个温柔的南方姑娘。

如果要用一种味道去形容她的这些文字，我想那味道应该是火辣辣的，像一碗伤心凉粉，像一锅水煮鱼，像成都的双流兔头，像火锅里那一片可爱的毛肚。但在辣得几乎让人飙眼泪的味道中又带着一些甜味，只要你稍微抿一抿自己的嘴角，就会发现那是如奶油蛋糕般恋爱的甜蜜，青春的甜蜜。

我喜欢这种新鲜的碰撞，因为当两样东西发生反应时，它总会给人们带去意料之外的快感，无论是视觉、听觉、嗅觉、味觉，还是触觉。

好比料理之神尝试着将两种口感截然相反的食材放在一起，想要给品尝者带去味蕾的刺激；好比设计师尝试着搭配两种完全不同的素材，想要给观看者带去另一种冲击；又或者好比作曲者尝试着结合两种毫不相干的声音，想要给聆听者带去全新的体验那样。

我想这种感觉，就像是那些五颜六色、形状各异的俄罗斯方块，你一个地左右移动、上下旋转，总之非常小心地摆放着它们，生怕弄错位置或者漏出空位。当它们终于排列成完整的一行，然后在屏幕上突然消除的那一瞬间，你在心里所感受到的愉快吧。

我和乔挤在去机场的地铁上，每到达一个站台，它的名字底下就会有小小的圆点亮起。本来还打算疯狂地自拍一通，可是因为时间来不及，我们只好匆匆分别了。虽然只相处短短两三天，却已经有很亲近的感觉，她叫我的时候，总是会说：“小耳朵，小耳朵。”

那么乔，我们拉个勾，哪天再见的话一定要去撮一顿火锅，我喝豆奶你喝啤酒哈哈。

曾卷耳

2017年5月

清白之年

十七岁的时候，手边没有冰块和苏打水，便硬生生喝光一整瓶威士忌。明明天旋地转，却还能指着酒吧说那才是目的地。一双发亮的眼睛，是那种舔着鲜血才有的生猛年轻。

后来有一次，在商店挑零食。旁边的货架前站着两个打扮入时的漂亮姑娘，其中一位随手拿起三瓶“粉象”，转头对同伴说：“上帝喜爱我们，酒精可以作证。”我偷偷笑她绝对不超过十八岁，指间的蓝红色墨水以及被高跟鞋磨得通红的脚后跟出卖了她。

她年轻脸蛋上写满的嚣张跋扈，简直和我当年一样不合时宜。

现在想来我很后悔当时没拎走她的烈性啤酒，往她手里塞一包青柠味的“乐事”。

那也是第一次在别人眼中感受到，我曾经荒唐又美妙的青春。

十八岁的时候，已经做好了花光所有积蓄买一张五月天演唱会VIP票的打算，却还是错过了。

那年似乎我们运气都不太好，朋友赶到场馆的时候已经不能入场。

于是她站在门口听完了一整场演唱会，唱到《如烟》的时候拨通我的电话，我抬头，恰巧是五月深蓝的天。

2016年的时候我仍然一穷二白，仍然运气不好，但跨进成都体育馆

的那个瞬间，觉得去他二舅老爷的烦恼。

坐在我旁边的陌生姑娘，跟着人潮轻轻挥舞着荧光棒，不断地问男友这首歌叫什么名字。她不是歌迷，那就一定会很奇怪，为什么坐在她左手边的我会泪流满面地全程跟唱。

也一定更奇怪，为什么当唱到《知足》的时候全场都亮起了手电筒光芒。她慌张地想要掏出手机，却没想到一抬头，看到了更慌张的男友掏出的戒指。姑娘泪流不止，男友牵过她的手戴上戒指，那一刻好像全场馆都在为他们欢呼，五月天不是主角，他们才是。

阿信唱：“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？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？”

我想她一定知道了答案，就好像我也知道了答案。

十九岁的时候。一个人去北方，第一次坐二十三个小时的火车。

傍晚六点半，全车厢都在吃方便面，我也想来一桶，但售货员阿姨看着我的百元大钞，摇摇头说找不开。

我心灰意冷地蜷在中铺，眼泪差点儿掉下来。

隔壁的男生敲了敲我的床，递来一桶红烧牛肉面，我接过来，强忍了那么久的眼泪噙里啪啦就掉了出来。

后来同他聊了一路，是隔壁大学的大四学生，那是他最后一次回兰州。我笑着与他讲对大学的憧憬和对梦想的向往。

我问他：“兰州好吗？”

他想了很久，终于说：“好。”

临走的时候他告诉我，自己大学四年挂科无数，此行是去应付清考，本想着结业与否已经无所谓，他恨透了兰州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。

但看见我为理想头颅高昂的模样，想起他曾经也是第一次坐上这趟火车的自己，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顺利毕业。

“兰州真的是个好地方，只是年少荒唐的我曾经不那么好。”

我们没有互留联系方式，我也已经记不清他当时挥手的模样。

而事到如今，我已在西北待了几个年头，积攒了许多来回各地的机票，走过了许多令人跌撞的弯道，也经历了许多荒唐。

再没有坐过火车，却从没遇见当年那份饿到落泪的窘迫，幸而每每那种时刻，都总是有人像当年一样伸手递我一桶红烧牛肉面。

我想说，兰州果然很好，那位少年也很好，盼他如今过得比从前更好。

二十岁的时候，我在西北偏北，俯身中山桥，眺望黄河水。

华灯初上，当时男友问我，更喜欢南方还是北方？我转过脸不看他：“喜欢南方，但因为暖气，更喜欢北方。”不看他是因为撒了谎，我的确更喜欢北方，但让我爱上北方的不是暖气，而是他。

可那时的我骄傲得不可一世，生怕多说半分，他就少爱我一寸。

如今他向着成都备考研究生，我幻想有朝一日要带他到望江楼看一看灿烂的岷江；带他到九眼桥，跟着酒吧驻唱大醉一场；带他到烧烤摊，深夜两点来一整打碳烤生蚝。

你看，你看，我还是那么骄傲，偷偷地想要他也因为我而爱上我的故乡。

二十一岁的生日，朋友送我一大束玫瑰花。

身在不同国度的我们同时感谢快递小哥的及时送达。

那束花太漂亮，算得上我收到过的最好的生日礼物之一，可我仍然没忍住想，其实她比玫瑰更漂亮。

那年是她在美国读书的第三年，却意外地在那里学会了做中国菜。

有一日她蒸了一锅白米饭，发照片给我，说瞬间感觉离家只不过五百公里。

我恨我没有立刻买一张飞往美国的机票，去陪她。

后来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时刻，我却都没能陪在她身旁，其实我对许多朋友都是这样，临时忘掉的航班，提早离场的聚会，甚至是许多许多年想触碰却再没打开过的联系列表。

呐，我们都在忙着长大，忙着奔跑，有时候，我真的来不及停下。

但庆幸的是，每次回头，都总会看见二三旧友携手身旁，始终笑着对我说：“我喜欢你的文字，想要你也写一写我们的故事。”

我重重地点头，也认真地想，余生或许还有很长，从前没能做到的，让我们一边弥补一边慢慢变老。

二十二岁的这年，我写了一本书，里面或多或少收藏着我与朋友们的故事。

我不敢说，这本书我足足等了有十七年。

小学开始投稿，收到的第一笔稿费是五块钱，用信封工工整整地装着，我抽出来，当下就很舍得地去买了许多包辣条。

大一收到第二笔稿费是二百五十元，郑重其事地转到银行卡上，我再没舍得花。这中间空荡荡的十几年并不是我疏于打字、懒得撰稿，而是我换过许多文风、尝试了许多杂志，无一不石沉大海。

不是没怀疑过自己，只是纵然怀疑着自己，也没打算要停下来。

终于有一天，我在片刻上突然收到了许多读者的评论和编辑的私信，然后就像一场梦一样，遇见了志趣相投的编辑，开始了第一本书的创作。

样书雏形出来的时候，我约着好友庆祝，那天我们喝光了五斤酒，最后醉倒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，一边哭泣，一边歌唱。

为我这一路走来的仓皇跌撞，也为我终于实现的理想。

后来一位朋友同我说起一句歌词：“提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，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。”

我想，这句词实在太应景，那就愿我与读到我书的每一个人，都在明日收获到更多的美满和幸福。

目录

003) 此意寄微风

021) 浮生有时，休止有时

039) 借问众神明

056) 少年锦时

074) 风不告诉你

091) 海鸥已在千帆之外

111) 此生多勉强，此身越重洋

133 ● 做彼此身边最亮的那颗星

143 ● 世界微尘里

154 ● 你心里最后一个

167 ● 好春光

176 ● 小冬至

188 ● 三千个月亮不如你

201 ● 似是故人来

211 ● 原来你还在这里

很高兴与你相遇

你是风，是鸟，是天色，是没有出口的河，

是繁星，是极光，是森林的气息，

是深夜风雨暴戾，是黎明飞鸟掠过云层，

是上帝的有意为之。

山川湖海是你的轮廓，

日月星辰为你起身站立，

很高兴与这样的你，相遇。

